

## “调查真相委员会”发布

### 紧急通告和取证范围通知

◆ 2006 年 4 月 6 日，“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简称“调查真相委员会”）发布紧急通告，摘要如下：

——从 2001 年起，中国大陆多个省市存在苏家屯式地下集中营并对秘密监禁其中的大量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除器官出售然后焚尸灭迹的犯罪活动。此事于 2006 年 3 月初在国际社会曝光后的三周之内，位于沈阳的苏家屯地下集中营已被匆匆转移。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一些医院和移植中心，正赶时间大批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以销毁集中营受害者（人证）为目的的屠杀正在发生，我们紧急要求国际社会立即启动紧急程序，制止这场新的罪恶。

◆ 2006 年 4 月 7 日“调查真相委员会”发布调查取证的时间、地域和罪行范围的通知。通知特别提到：

——苏家屯式地下集中营的反人类罪行仅仅是江罗集团对法轮功连续近七年的凶残迫害罪行的冰山一角，活体割卖器官是人神共愤的罪恶，对法轮功学员的大面积非法关押、洗脑、奴役、酷刑、性侵犯、虐杀等等同样是不可容忍以及不应该继续存在的罪恶！“调查真相委员会”将致力于调查中共江罗集团在这场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犯下的所有罪恶，誓将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罗干，以及数年来在迫害中竭力追随江罗集团的各级各类凶犯绳之以法！

## 世界对暴行说——“不”

最近的报导揭示在中国的劳教所、监狱和集中营关押的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面临着生命危险，这一紧急情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 美议员：对杀人摘器官的中共恶魔说“不”

美国国会众议员罗拉巴克 (Dana Rohrabacher) 4 月 7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一事件的可怕程度显然超越了我所知道的几乎所有国家的道德标准，现在该是文明世界对这些杀害民众摘取器官的恶魔说“不”的时候了。罗拉巴克呼吁在中国境内外展开调查，将真相公布于世。

◆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人权委员会强烈谴责中共暴行

2006 年 4 月 4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人权调查委员会主席、资深议员 Mehmet ELKATMIS 在给法轮功学员的正式复函中表示：在国际人权公约中，酷刑及虐待是决对被禁止的，这些非人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无论事情发生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酷刑及虐待都是对人类的犯罪。本委员会强烈谴责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酷刑及虐待行为。

◆ 调查真相委员会公布第一批追查取证对象名单

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以下简称“调查真相委员会”）于 2006 年 4 月 7 日发出“关于‘调查真相委员会’调查取证范围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公布的调查取证范围，所有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监狱、医院和相关设施都是追查取证对



众议员罗拉巴克

# 明慧週報

● 静观沈阳 ● 第 39 期 2006 年 4 月 20 日

追踪  
报道

.....◆ 新指证 ◆.....

## 全国有几十处类似集中营

【明慧网 2006 年 3 月 31 日】在前两名证人相继揭出苏家屯存在血腥集中营的黑幕之后，一名自称“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的证人站出来指出：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摘除器官也很普遍，焚烧尸体甚至活人直接焚烧也很普遍，但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 36 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提的一些佐证也指出了同类情况。

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 36 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

据这名来自军队系统的证人说，所谓的苏家屯地区的医院仅仅是全国 36 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但是目前的法轮功学员基本上还是在监狱、劳改营、看守所较多，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大规模调动。

这名证人（以下简称“老军医”）说，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 1.4 万人被集中关押。

苏家屯集中营在 2005 年初的确曾关押 1 万多人

“老军医”说：苏家屯地区医院的所谓的地下集中营在 2005 年初的确曾经关押超过 1 万多人，但是目前日常的关押人数仅保持在 600~750 人，很多已经被转移至其它集中营。

转移 5000 人只需一天即可

“老军医”说，目前即使进入苏家屯地区调查也是查无证据，因为转移几千人太容易了。转移 5000 人只需要一天就可以了，专车专列，使用封闭的铁路货车，因为我曾经目击从天津向吉林地区的转移列车，一次专列转移超过 7000 多人，全副武装，夜间进行。所有的人都被铐在专门的扶手上，象被吊起来的白条鸡一样。

中央同意将阶级敌人进行任何处理

“老军医”指出，中共目前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已经公开宣布为“阶级敌人”，也就是最严厉镇压的对象、重刑犯。据指证，根据最新的决定，“中共中央”同意将法轮功学员作为“阶级敌人”进行任何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处理手段，无须上报，也就是说法轮功学员如同中国许多的重刑犯一样，不再被当作人类而是当作产品原料，成为商品。

象。4 月 12 日公布了第一批追查取证对象名单，并表示将在近期陆续公布更多名单，同时也呼吁知情者和见证人提供更多信息，以帮助尽早结束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

“调查真相委员会”将致力于调查中共江罗集团在这场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犯下的所有罪恶，誓将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罗干，以及数年来在迫害中竭力追随江罗集团的各级各类凶犯绳之以法！



## 沙漠里的一片绿洲



【明慧网】在过去的几年里，非洲埃塞俄比亚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法轮功，了解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修炼法轮功。这张照片展示的是埃塞俄比亚阿帝斯阿贝巴市炼功小组集体炼功的情形。

至今法轮功已洪传世界近 80 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书籍被译成 30 多种文字。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颁发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 2597 项（至 2006 年 3 月）。

## 全身骨缝不痛了

【明慧网】我的病和别人不一样，满身骨缝痛，最痛的地方是两臂缝，两手麻木，手指尖就象气管打气一样胀痛。天天晚上用木棒捶背，痛的我眼泪直流，也不敢出声，怕打扰丈夫和孩子睡觉。药吃了很多，偏方用了不少，钱也没少花，可我还是连拿筷子吃饭手都麻。

没有办法，学了一种气功，也不见好。有一次治病回来，我的二姑姐告诉我：你就学法轮功吧，大法好，能治多年不愈的病。我就抱着试试的心学了。不到两个月，我就感到不一样：全身骨缝不痛了，手也不麻了。我的脾气变好了，家庭也和睦了，跟别人闹矛盾时自己也肯让步了。

大法改变了我，给了我幸福，我感谢大法。但我很后悔得法太晚，得法真是太好了。（文/大陆新学员）



## 害人的“壁画”

【明慧网】2005 年秋天，鹿泉市“防范办”（专门迫害法轮功的 610 办公室）到好多村镇粘贴污蔑法轮大法的瓷砖壁画，内容虚假丑恶，韩庄、上庄、北故城、黄岩等村都有。明白的人知道，这种东西贴到哪儿，哪里就遭殃。为使乡亲们不受毒害、保一方平安，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捕的危险将这些邪恶内容涂掉。黄岩村的“壁画”被涂掉两次，不明真相的村里人又两次将其恢复原样。

最近该村的两名年轻人开山时被砸死，村民很是恐慌，感觉与张贴这类瓷砖壁画有很大关系。明白的人说：主动配合坏人污蔑“真善忍”天法，能不遭天报吗？



【明慧网】2001 年 12 月 17 日晚，劳教所内的 40 多名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都被两名“包夹”人员紧紧相拥，强迫观看中央电视台的精神病人傅彬杀妻案。为了防止我可能出现的不配合行动，“包夹”们几乎一直抓着我的胳膊。在观后感中，我指出这是为了进一步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谎言。郎管教手里拿着我写的观后感，满眼怨恨地盯着我。几天后我被叫到办公室，

郎眼里放着凶光，说：“好好看看这封信，别再固执了。你父亲快 70 的人了，政法系统的老前辈，经历得多了，说的还能有错吗？好好想想，赶快转化，过两天安排和你父亲见面。”打开父亲的信，我的心揪痛，厚厚的 20 多页，通篇是对法轮功的谩骂，人民日报的家庭版。40 多年党龄的父亲是真的相信教育欺骗了他 50 多年的“党”啊！

十几名管教兴奋地欣赏着满头白发的父亲对我的“教育”，父亲流着泪劝我“迷途知返”，郎管教掌握着这场揭批会的气氛。当父亲被我的真情语言有所打动时，我立即被制止说话；并告知父亲我在劳教所里的“不轨”与“痴迷”的危险。当对我的劝说无效后，悲愤交加的父亲难以自制，给了我两耳光，含泪离去。我上前搀扶父亲，他甩开了我的手。我哭了。我知道，是谁把仇恨装在了父亲的心中。

2003 年 3 月我又一次被抓捕。父亲找到警察说：“我儿子炼了法轮功之后，对我更加孝顺了，几乎每天都

着孙女来看我，让我享受到了天伦之乐。”在我又一次被劳教之后，父亲动用了他几十年的一切关系为我活动，都没成功，他甚至找到了省政法委书记。书记说：帮不上忙，劳教是最轻的，“法轮功”怎么处理都不过分。父亲彻底绝望了。那一年半中，他老了很多。从此父亲不让任何人提起“法轮功”。

2005 年 1 月，我把《九评共产党》悄悄放在了父亲的桌子上。我为父亲装了电脑和宽带上网，他开始看《大纪元》、《看中国》、《人民报》等网站。3 月，40 多年党龄的父亲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化名退了党，退党声明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被这个党骗了一辈子，退出这个有辱我清白的恶党。

2006 年 2 月，远在海外的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父亲说：“你在海外安全，我也放心了。我现在每天都看《大纪元》和《明慧网》，我现在劝三退（退党、团、队），有将近 10 个人都退了。另外，你能不能帮我在《明慧网》发一个声明，过去我受欺骗曾经骂过法轮功和李老师，我想道歉和声明作废。”我流泪了……

2006 年 3 月，通电话时父亲说：“我几乎每天都印几十份关于苏家屯集中营的资料去发，让这个恶党快完蛋！”

我想念父亲。我们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此时此刻，我和父亲的心是最近的。（文/萧强）◇

